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 第一三三回 追刺客復回西安府 調石鑄赦罪保欽差

話說石鑄來至公館，見張黑虎正與焦禮動手，他從屋上跳下來，說：「欽差大人放心，軍犯石鑄在此保護大人。」說著拿酒瓶子照定張黑虎一拋，正打在他面門之上；又把菜照定獨角鬼的面門打去，大罵道：「我拿你這兩個刺客。」說時拉出桿棒，跳在院中，先照定張黑虎一緊背低頭錐，正打在張黑虎大腿之上；再抖桿棒直奔獨角鬼焦禮。他乃是石鑄手下的敗將，一照面就被石鑄扔倒。張黑虎掄刀過來就剝，被石鑄桿棒纏頭，便翻身栽倒。張黑虎急忙爬起，把刀一順，問說：「你這廝使的叫什麼兵刃？」石鑄說：「你不認得，我這兵刃叫棒蛋。」張黑虎說：「你不要罵人。」說著飛身上房，躡出公館逃去。

焦禮也躡上西房，一回頭說：「石鑄，我跟你遠日無冤，近日無仇，何必苦苦追趕我？」石鑄說：「你要安分，我也不拿你，大人不忍把你們剪草除根，才留你這條狗命，你竟惡性不改，又來行刺。」焦禮並不答言，躡出牆門。石鑄趕出西門，來到西口之內。焦禮把東西拾起來，連夜往回走。石鑄暗暗跟隨，及至到了西安府，這才放心。

獨角鬼回來，對他二哥和四弟將公館之事說了一遍，二鬼咬牙忿恨。焦義說：「我有個主意，須如此這般。」焦禮說：「也只可如此，你我一個對一個，又不是他的對手，二哥的主意很好。」大家安歇。

次日焦義帶著二鬼來找石鑄，說：「石大爺，我們來見見你，咱們前頭勾了，後頭抹了，我們從今後改惡向善，追悔前非。石大爺和咱們照舊的交朋友，你也別記仇，搬弄是非。我們一時懵懂，聽信小人之言，才與你為仇。」石鑄說：「得了，你們三人也不必往下多說了，我石鑄也不記恨人。」三鬼從此又跟石鑄時常談話。

這一日軍中營忽然點名，說文書下來要調石鑄。跟石鑄相好的朋友，大家都害怕，因他是個避罪的軍犯，既有文書下來，必沒好事。石鑄並不在意，焦家三鬼卻甚為喜悅，心想石鑄這回准死。石鑄來到知府衙門，知府把他叫到堂上，說：「有奉旨欽差彭大人，現查辦西夏，來文書調你保護大人當差，本府賞你五十兩銀子作盤費。」石鑄磕頭下來，到了軍中營，大眾都給石鑄道喜。這些朋友湊公儀給他送行，又把伺候的小童打發回家鄉去。石鑄起身出了軍中營，他的這些朋友，都備酒前來送行，送了有一里多路。石鑄每桌上喝三杯，總有一百餘桌。

石鑄酒量雖大，也覺得喝得甚多。

出了西安府一里多路，焦家三鬼也備了酒菜等著石鑄。一見石鑄到來，三人帶笑開言說：「英雄不記仇，知道你高升了，我三個給你預備點酒，一來給你送行，二來還有相求之事。你跟了彭大人當差，將來必要做官，我三人在此地受困，只求你在大人台前說幾句好話，給我們講個人情，我三人情願給大人牽馬墜鐙。」石鑄說：「甚好！三位不必托付，我但得一步地，何敢不為別人，只要你們三人把心攔正了，沒有不提拔的。」

說著話，端起酒來就要喝。又想，我跟三鬼屢次作仇，我這要走，酒裡恐他攔點東西，想罷，說：「你等先喝，主不吃，客

不飲。」焦義說：「我這兩天忌著酒，今天是為石鑄大爺預備的。」石鑄說：「那麼你們哥倆都不喝呀！」獨角鬼瞧著地理鬼一使眼色，三個人站起身就走。石鑄把酒往地下一潑，一片火光，知道酒裡放有毒藥，見三鬼已跑，也不再追趕，認上大路，就奔衛輝府而來。

這且不表。單說大人自那夜見石鑄把刺客追跑，就知道蘇永福二人武藝平常，立即辦三角文書去調三個人來。頭一個調西安府石鑄，第二個調天津衛守備武杰，第三個調狼山千總紀逢春。文書發走，大人在這裡歇了三天，才叫本地面準備車輛，起身往下行走。

到了嵩陰縣地方，忽聽有人喊冤，即吩咐轎子站住，把喊冤之人帶過來。原來是兩個人手拉手地前來告狀。頭一個身穿月白褲褂，白襪青鞋，年有五十餘歲，過來說：「給大人磕頭，小的姓李叫李泰來，住家在李家集。我有一個女兒叫玉娘，給何天賜的兒子何芳為妻。小的上他家接我女兒，他卻無故把他的兒子藏了起來，把我的女兒賣了。」大人又把那另一個告狀的叫過來，此人半百以外，身穿藍布褲褂，五官慈善，跪倒在地說：「大人在上，小的叫何天賜，住在何家莊，我兒何芳，娶李泰來的女兒為妻。前面天我兒媳說：「她娘親的生日到來，小兩口就騎上一匹驢到娘家去。他把他女兒藏起來，把我兒子害了，反來跟我要人。」彭公說：「你兩個是兒女親家，其中必有緣故，你二人先暫且下去，三日後聽傳。」把何天賜、李泰來交本地面帶下去取保。

大轎來至嵩陰縣公館，大人下轎，來至上房。本縣知縣姚廣壽過來行禮。大人吩咐：「貴縣回衙理事，明早預備車輛，本閣起馬。」知縣告辭回衙。大人用了晚飯，在燈下看書，細想何天賜這案，其中必有情節。大人看完書便安歇了。

次日早晨起來，正在喝茶，只聽得外面有人喊冤。大人叫蘇永祿去把喊冤人帶進來，不准威嚇他。蘇永祿出去一瞧，是兩個年青的人，手拉手地來喊冤屈。蘇永祿說：「你二人不要嚷，跟我進來！」門口聽差人正要拿鞭子打他，蘇永祿說：「欽差大人吩咐，喊冤之人不准你們打他。」即把二人帶了進來。

大人瞧這二人，面帶狡猾。頭一個跪倒說：「大人在上，小的是伏牛山的地方，姓懷排行第三，名懷條子。只因伏牛山跟青龍山交界之處有兩個死屍，腦袋在青龍山地面，身子在伏牛山地面，這該歸青龍山地方去辦，不與我相干。」又把那人叫上來一問，他說：「小的叫文四，是青龍山的地方，有兩個死屍，腳在伏牛山地面，頭在青龍山地面，這歸伏牛山辦，不與我相干。我二人知道欽差大人明鏡高懸，來求大人公斷！」大人說：「你兩個囚徒，這些小事也來攪我，應當重辦於你！既是地方，在搭界上出了人命，還不去報知縣。轟了下去！」兩個地方剛要走，大人說：「把他二人叫回來。」兩個地方又回來跪下。

大人說：「青龍山、伏牛山這兩個死屍，都是什麼樣？」文四說：「一個是二十多歲男子，長得自淨面皮，身上有三處刀傷；一個是五十多歲老道，身上有一處刀傷。」大人一聽，這事又有了差異，何天賜、李泰來所告丟了兒子、兒媳，是男女兩個。

這伏牛山是兩個男屍，其中料必還有別的隱情。即派本地知縣姚廣壽，帶著蘇永祿和刑房件作前去驗屍，說：「本閣今天不走，等驗明白回來稟我知道！」

蘇永祿二人下去，跟隨知縣到伏牛山、青龍山驗完屍回來，回話說：「老道一處刀傷，致命身死，那少年是三處刀傷，他便是何天賜的兒子何芳。」立時把何天賜傳去認明。知縣派本處地方看守，如有人認屍，准其領屍。大人吩咐知縣派人捉拿兇手；又叫蘇永福二人改扮出去私訪。

蘇永福二人剛出公館，見對面來了三騎馬。蘇永祿止住腳步，用手一指說：「要辦青龍山、伏牛山兩條命案，就在此人身上。」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